回不去的农业社会

一直以来我印象中的中国农民的家庭经济模式是这样的：一家三口到五口人，拥有10亩到20亩的耕地；以种植主粮和蔬菜为主；有些家庭会种植经济作物但在一个地区的占比并不多。粮食产量并不如网上以为的那么夸张，但每亩1000+斤的产量还是有的。粮贱伤农，但是依靠自产粮食和自家的小块蔬菜田基本温饱是能够自己自足的。余粮卖了，总还是能存下一笔不菲的余钱。这倒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是基于一些亲眼所见所得。后来发现那地方估计是中华大地上人均耕地面积最大，土地肥沃程度能排进前三的地方了。毕竟“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很多农村家庭进城买房给我了农民家庭温饱无忧，自给自足，小富安定的印象。

但是，我错了。逗留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就会发现，现在农民不管种多少亩地都基本维持在撑不死也饿不死的水平。一年下来，不仅存不下钱，有些受到天气等因素影响还要倒贴种地。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高产良种是无法留种用于第二年种植的。没有了休耕传统，土地的贫瘠程度如果不依靠化肥除了杂草什么都不会长，有些地区甚至连杂草都不长。种子，化肥，农药只要种地就是必不可少的固定支出。不是有些，很多，而是所有的农民都在感叹辛苦一年挣得微薄收入全都交给了卖种子，化肥，农药的。一年辛辛苦苦下来存不下来几个钱是真正的大实话。有些人发现收购渠道价格与市场销售价格的巨大差异，认为钱都被黑心商人赚取了。经过了解，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了果树渠道，积压风险，运输经营成本等等；实际上商人们也是给别人打工图个撑不死。

这次我总该是正确的认知了吧？依然错得离谱。走过西北地区更多的地方。我发现，我以为的真的就是我以为的。错得有多离谱呢？在我的想象里，全国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5亩左右。实际上呢，陕北地区人均2.5亩的耕地就已经是远远高于全国1.36亩的水平了。而现代农业基地平均800+的粮食产量更是受到地域，资金投入，气候等众多因素的制约。人均1.36亩的土地即便是按照最好的情况估算，也就仅仅能够满足吃饱，穿暖的生存需求。现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生活标准，那是纯纯的梦中才有的奢望。

历史上真实的农村生活或者说中国几千年传承的农村家庭观念形成的土壤又是什么样子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粮食亩产只有200到300斤。在杂交水稻和少量化肥的使用下。到70年代，粮食亩产达到了300到400斤。解放前农村的粮食产量更低，普遍在120到200斤。

这个产量有多低呢？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粮食统筹最高月口粮定额是45斤主粮，普通居民和轻体力劳动者每月配额20~30斤。也就是一亩地产量不足以支撑一个体力劳动者一年的基本口粮。

解放前的土地贫瘠地区即便是丰收年也只能维持在 “忙时吃干，闲时喝稀”勉强饿不死的状态。

根据1933年《陕西省农邨调查》记录，陕西省绥德县平均每户人口5.44人，每户占有耕地6.19埫（约合6.10x3，18.57亩；人均3.41亩。）当地土以埫为单位进行划分，每埫约合现在的三亩。不规则的地被称为“嘴”，通常一嘴是指山落落里的一块崎岖山地，其大小全凭主观认定。这总数2079埫的土地中绝大多数是无法种植小麦的旱地，多以小米和黍，以及荞麦为主要农作物。解放前绥德地区的小米产量基本在亩产通常在100至200斤之间，黍的产量与小米相当，荞麦稍高些在150到300斤之间。现代农业对小米进行了改良，加上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现在小米产量能达到300到500斤。人口占比最大的贫农平均每户只有耕地2.37埫（按照贫农每户5.27人计算，贫农家庭平均每人1.35亩耕地）。对于大多数贫农和中农，日常就是在饿不死与勉强度日之间徘徊。教育，只有富农和地主能请一位先生勉强让娃娃们识字。医疗基本是没有的，不光新生儿的夭折率极高，就是成人得了疾病也是说没也就没了。不用天灾只要有哪年年景不好，饿的受不了的人就不得不出走。普通家庭对于任何一个随机事件都毫无抵抗能力，对于气候变化，只能期望神明的怜悯。

当时陕北地区的后生们在维持基本的生存之外，唯一期盼就是爱情。活着的唯一目标就只剩下了繁衍后代。但是后代的繁衍是随机的，不光后代的性别是随机的；因为连最基本的医疗都没有，就是娃娃的生死都是随机的。经过考证，有一户家庭主妇一生怀了11个孩子，真正长到成年的只有三个。营养不良，疾病在多多数儿童未能成年，或者还未落地就离开了人世。而新生命的失去人们会痛苦悲伤吗？也许吧，更多的是无奈。当我问到这些死孩子是如何处理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随意地扔在人不常走的路边。

陕北的山沟沟里有个村子叫”赤牛坬“。不知道是哪位大神根据以前人们的日常生活编排了舞台剧。我咨询过当地的老人，这部舞台剧基本符合当地现实，没有歌颂，没有献媚和美化。真实地还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唏嘘吗？惊诧吗？这就是解放前甚至解放初期陕北地区农村的样子。这样的环境塑就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家庭观念。

每一个人坚强的活着，唯一的目标就是烟火的延续。娱乐，歌舞都围绕着三件事产生和进行：生，死，祭祀。一个农村孩子的一生就是努力的活到成年，然后男性下地干活学习如何种地，女的学习如何照顾家庭和照娃娃。男人用全身的力气为家庭挣吃食，劳作的伤病只能硬扛。当地方言中有一个词叫“扛硬“，意思就是无论多重的活计，男人都要扛着，直到被压死。而一个能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的人责备赞赏为”这个人可能扛硬了“。往往能扛硬的人硬的也比其他人早些。父母的责任就是添丁加口，然后把娃娃养大成人。那些长不大的也就养不大了，再养就是。看完赤牛坬的舞台剧，我突然就明白了莫言《丰乳肥臀》中的情节。干瘦的女人生不了孩子便没有了价值。子女的责任就是延续父母的命运，重复父母走过的路，开启下一个循环。

这个环境下的所有人都保持着对天威的敬畏，对财富的憧憬和赤裸裸的渴望；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哪怕是出卖自己的一切，也要抓住阶级跃升和一夜暴富的可能。每个家庭，每个人并不关心外面的世界怎样了，甚至并不真的关心谁家活不下去了；因为自己活着就已经透支了生命。对于官吏不仅仅是出于对权力的敬畏，更是可能存在的救命稻草和实现阶级跃升的窗口。在大多数人眼中实现了阶级跃升的人是传奇中的英雄，是子女的榜样。尽管他们并不清楚有效的阶级跃升的方法和给他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微不足道的影响；更不明白那些稀有的阶级跃升成功的案例都是不可复制的，他们会自动无视绝大多数死在了争取阶级跃升路上的曾经熟悉的左邻右舍。人性也许并不自私；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自私根本就活不下去。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工业基础上的商业环境；“契约？普世？”都是些什么东西？能吃吗？

当今社会传统观念与年轻人的观念进行着激烈的碰撞。老人无法理解年轻人的不婚不育。年轻人无法理解老人口中的 “一个也是放，两个也是养“。其实双方都在自欺欺人，老人认为有地就饿不死，实际上饿死的农民不计其数；老人寄希望于年轻人让自己的血脉实现阶级的跃升，实际上年轻人仅仅是不让自己滑落低谷就已经用尽了全力。年轻人同样无法理解老人明明自己历经了人生的苦难，还为什么坚持要将苦难延续下去。在老人的观念中，人这辈子都是在为别人而活；而在年轻人的心里，我们想为自己活一回。虽然一生为他人活的老人最终也没能改变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的命运；而为自己活一回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有些地方虽然有了工业，有了物流，有了商业。但骨子里依然是家族延续的内核。这个内核不曾孕育过任何新的东西，不曾改变过任何东西。当下的中国是在一个工业化的身体上保留着一个农业传统观念的脑袋。

其实我们都回不去了，不仅仅是身体，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脱离了土地，更是因为年轻人的大脑已经不可能适应农业社会塑造的传统。